

AWARDED CHILDREN'S LITERATURE

英国  
蓝彼得图书奖

桂冠

国际大奖儿童文学

The  
Considine

Curse

# 狼人家族的诅咒

[美]加雷斯·P.琼斯/著  
李政文 蒲海丰/译

给予理解，给予关爱，  
自由地释放天性，  
做真实快乐的自己。



云南出版集团  
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., LTD.



晨光出版社



桂冠

国际大奖儿童文学

The  
Considine  
Curse

# 狼人家族的诅咒

[美]加雷斯·P. 琼斯/著

李政文 蒲海丰/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人家族的诅咒 / (英) 琼斯著; 李政文译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4.7  
(桂冠国际大奖儿童文学)  
ISBN 978-7-5414-6338-9

I. ①狼… II. ①琼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8027号

The Considine Curse

Copyright©Gareth P. Jones 2011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Aurora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23-2013-029号

桂冠国际大奖儿童文学

## 狼人家族的诅咒

[英]加雷斯·P.琼斯/著 李政文 蒲海丰/译

出品人	胡平
策划	李云华 杨蔚婷 李彦池
责任编辑	张萌
整体设计	汪建军
内文插图	阳雪
责任印制	郁梅红
出版发行	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E-mail	cgcb@public.km.yn.cn
发行电话	0871-64186745
邮编	650034
排版	昆明西恩照排有限公司
印刷	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
开本	920×1300 1/32
印张	6.25
字数	80千
版次	2014年7月第1版
印次	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414-6338-9
定价	18.80元

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
印装质量监督电话 0871-64109709

# 目录



## CONTENTS

1. 返乡回英国 / 1
2. 参加外婆的葬礼 / 9
3. 奥伯伦雪夜里游泳 / 18
4. 温德岱尔怪兽 / 27
5. 珀西废墟 / 35
6. 外婆“心爱”的孙子孙女 / 45
7. 阿米莉亚散发的“香气” / 53
8. 离奇死亡的奶牛 / 59
9. 蒙娜丽莎的微笑 / 66
10. 蜜蜂家族 / 74
11. 严重的厌世症 / 81
12. 屋顶上的对抗 / 89
13. 外婆的初恋与老友 / 100
14. 教堂之行 / 110
15. 深夜外出 / 120
16. 我手中的刀 / 131

17. 家庭聚会 / 138
18. 小狗皮克尔斯吓破了胆 / 149
19. 玛德琳身世之谜 / 160
20. 月圆之夜 / 165
21. 银子弹必杀技 / 173
22. 我变身成狼 / 180



## 1. 返乡回英国

透过飞机窗看到的雪很白很干净，此刻，脚下的雪却很灰很泥泞。雪浸透了我单薄的运动鞋，渗到了袜子里。当我向妈妈抱怨打湿的双脚时，她说她提醒过我要穿什么鞋子，可我就只记得她让我穿得暖和点而已。

我只顾抬头看房子上面露出的教堂尖顶，却不慎迈进一个冰冷的水坑。感觉真是糟透了。我穿着厚厚的衣服，身上热乎乎的，鼻子和手却是冷冰冰的。我们转过一个弯便看到了教堂，门外停着几辆车。

“我就说我们可以停在离教堂近些的地方。”我说。

“在进去之前，我需要走一走，清醒一下。”妈妈回答道。

“好吧，我也需要洗洗脚。”我小声咕嘟着。

妈妈看了看我湿透的鞋，说道：“抱歉，宝贝，太久没有看到他们，我太紧张了。”

“至少你以前见过他们，而我直到上个星期才知道有这么一大群所谓的亲戚呢。”

五天前，我放学回家，一进门，就看到妈妈在电话旁哭泣。我上前搂着妈妈，问她怎么了。我本以为她会告诉我她和新交的男朋友分手了，因为她经常为此哭泣。

她却回答说：“我弟弟威尔打电话来，说我的母亲去世了。”

“你还有弟弟？”这是我当时唯一想到的问题。

“我有五个兄弟。”她承认道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

“我有五个舅舅？”我大叫着说。

“你是不是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啊，玛丽尔。我母亲去世了。”

“我听到了，我的外婆去世了，而且不知怎的，她一死还奇迹般地冒出了五个舅舅。”

“玛丽尔，现在可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，我告诉了威尔我们要回去参加葬礼。我先去查查航班，明天再给你学校打电话请假。”

“那么一直以来你都在骗我。”我可不想这事就这么算了。

“我没有骗你，只是没有告诉你全部的真相。”虽然她这样说，可事实上，这就是个谎言，因为她曾经告诉我她是独生女。

“五个舅舅，”我重复道，仍然无法理解，“你还向我隐瞒了多少其他亲戚？”

“就这么多了，没有了，”她说，“他们都有妻子和孩子

了。”妈妈补充道。

“我还有兄弟姐妹？”我问。

“我想应该有七个。哈克特有两个儿子，塞维尔有两个女儿，吉特森的女儿阿米莉亚，罗布森的儿子弗雷迪，还有威尔和克里西的小宝宝玛德琳。”

难以置信，她就这么随便一说，好像根本不是什么大事。我简直无法相信。

“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这些？”我向她抗议道。

她看着我，一直以来，当她认为我要穷追不舍的时候就会这样看着我。“我们能以后再说这个吗，玛丽尔？我现在很想大哭。”

那是五天前的事。从那时起，她每天都哭。而我也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从不把家里的事告诉我。

妈妈推开了木门，我们来到教堂的墓地。在这里，我又多了一个生气的理由。

“我说过参加葬礼该穿黑色衣服的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用那么传统。”她回答道。

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她自己穿着黑色的套头衫和裙子，却告诉我穿那件藏青色的礼服就可以了。当我走向那些身穿黑衣素未谋面的亲人时，我越发感觉不自在。妈妈向我指了指站在教堂门口的舅舅和舅妈们，然而我却注意到站在墓地角落的兄弟姐妹们，三男三女，年龄各异，高矮不一。一个舅舅看到



我们，向我们走来。

“威尔。”妈妈喊道，并和舅舅拥抱在一起。

“很高兴你们能来，好久不见，”他说着转向我，“这一定是玛丽尔，你好，我是你的舅舅，威尔。”他向我伸出手。

我赶紧向他问候。他看起来很友好，比妈妈年轻，笑起来的时候还会露出酒窝。

“克里西去哪儿了？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。”妈妈说。

“她带着玛德琳直接去妈妈家了。她俩都会去守夜，可我们担心玛德琳会在仪式上哭闹，就没让她来。她平时都很乖，但小孩儿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越需要他们安静的时候，他们就越哭闹不休。”

“玛丽尔在爸爸的葬礼上就一直号啕大哭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威尔舅舅转过身对我说，“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，你可是长大了不少啊。”他冲我友好地眨眨眼，又问：“你们打算待多久？”

“十天吧，”妈妈回答说，“我们已经在奇尔顿订了房间。”

“我不是在电话里说过嘛，我们都很欢迎你们来家里住。”威尔舅舅说。

妈妈听到这话便开始低声啜泣，其他舅舅和舅妈都看了过来。而我的兄弟姐妹却不为所动，仍在专心致志地交谈。

“抱歉，威尔，”妈妈说，“只是这么长时间了……”

妈妈突然失控，让我很尴尬。威尔舅舅搂住妈妈的肩膀安

慰她，又对我说：“玛丽尔，你怎么不去和你的兄弟姐妹们打个招呼啊？”

我看了看他们。

“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凶。”威尔舅舅补充说，“阿米莉亚和弗雷迪跟你一样大，奥伯伦比你大一岁。”

我并不是很想把自己介绍给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，但我很高兴终于有人对付难缠的妈妈，因此，我小心翼翼地向我的兄弟姐妹们走去。他们几个挤在一起，说话的声音很轻，我走近也仍然听不清一个字。他们只顾说话，直到我站在他们身后才注意到我。

那个年龄最大、个子最高的男孩看到我，故意咳嗽了几声好让其他人注意到我。他长得很难看，戴着眼镜，脸很长。其他人也停止了交谈，全部转身看着我。就在他们盯着我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都炯炯有神，并且都是深棕色的，近乎黑色。而我的眼睛和妈妈的一样，是蓝色的。

“这是家族葬礼。”一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胖男孩说。

“这是我们祖母的葬礼。”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说，她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，化着浓妆。我平时是不会化这么浓的妆。

“我是你们的表姐妹，玛丽尔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是康斯戴恩家的人。”那个胖男孩很无礼地说。

“你是琳达姑姑的女儿？”一个年纪比我小的女孩说。她那又厚又黑的刘海像帘子一般遮住了半张脸。

“哎呀，原来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失散已久的表妹啊。”那个头发蓬松的男孩怪里怪气地说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模仿澳大利亚口音。他长得很帅，看起来也很壮。

“那她也是我们家的一员？”那个漂亮女孩问。

“她不是康斯戴恩家的人。”胖男孩重复道。

“喂，你们没看到我在这儿吗？”我生气地说。

“她说话真是可笑，她只是我们的半个老表吧。”年纪最小的那个小女孩说。她梳着马尾，看起来只有八九岁，眼神却显得成熟得多。

“所有的英国人都这么无礼吗？还是只有我的亲人这样？”我问，“而且也根本没有半个老表的说法，弗洛拉也是我的外婆。”

“虽然我们都流着康斯戴恩家的血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全相同，”那个小女孩用沙哑的声音说：

我们是孙子孙女，情投意合。

而你是外孙女儿，关系淡漠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那个长相英俊的男孩听完之后笑了，他向我伸出手：“抱歉，埃尔斯佩斯不该这么说，她喜欢作诗。我叫弗雷迪。”他又大声说：“请原谅我们，祖母去世了，我们都很悲伤，对你无礼了。”

我并没有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悲伤。虽然我已经介绍过自己，但我仍笑道：“我叫玛丽尔。”

“他们是杰拉德和奥伯伦。”弗雷迪指着那个又高又丑的男孩和那个胖男孩介绍说。

“你好！”这是杰拉德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奥伯伦朝前倾了倾身子，吸了吸鼻子，像是在嗅我的味道。

“这是莉莉。”弗雷迪又指着那个看上去很害羞，刘海又黑又齐的女孩说。她站在年纪最小的那个女孩旁边，她们应该是亲姐妹。

莉莉冲我微笑了一下。

埃尔斯佩斯说：“她的蓝眼睛就像死鱼眼一样呆板。”

那个漂亮女孩则对我说：“别理她，我叫阿米莉亚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”她侧过身给了我两个飞吻，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差点把我熏倒。

我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说是再次相见呢？”

“我妈妈告诉我，我们小时候见过面的，我俩一样大。”

“祖母不想你来这儿，我们也不欢迎你。”埃尔斯佩斯说。从这时起我就觉得她不喜欢我。

“我们当然欢迎你。”弗雷迪说。

“外婆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我问，并不理会埃尔斯佩斯。

他们互换了一下眼神，此时此刻，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无形的默契，无需开口就能交流。

“她很强壮。”埃尔斯佩斯总算开口了。

“强壮？”这回答真古怪。

“她六十九岁了，”她姐姐莉莉补充说，“但她每天都在自家楼梯上跑上跑下。”

“她不该这么做的，”杰拉德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她就是这样才摔死的。”

“她摔断了脖子。”埃尔斯佩斯说道。

“她原本就希望这样死去。”奥伯伦说。

“你是说她想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好扭断自己的脖子？”我问。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妈妈想要从自己家逃跑了，这一家人太古怪了。

“他是说祖母突然这样死去，没有受什么苦，”阿米莉亚说，“她从来不想受苦。”

这时教堂的钟响了，我探身看到妈妈向我招手，示意我该进教堂了。



## 2. 参加外婆的葬礼

“弗洛拉·康斯戴恩是忠诚的妻子、细心的母亲、慈祥的祖母和挚爱的朋友。我们将永远牢记她。”

致辞的葛莱特神父站在讲坛上，斜靠在诵经台旁。他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一头乱蓬蓬的白发，长长的鬓角像络腮胡般支棱着，戴着副老花镜，边说边不停地整理衣领，似乎衣领太紧了。

“弗洛拉在社区里备受尊敬，很荣幸能够成为她的挚友。在此，我想说的是，她突然离世，我们都十分震惊……”

可除了我们这些家人、牧师和弹风琴的老妇人，教堂里没有其他人。如果祖母真的在社区里受人尊敬，为什么没有其他朋友来参加她的葬礼呢？在走廊那头我看到阿米莉亚和她的父母，她妈妈衣着优雅，天生丽质。阿米莉亚哭得满脸泪水，我站在教堂这头都能闻到她的香水味，她前面站着弗雷迪父子。

“十多年前，弗洛拉深爱的丈夫弗兰克离开了人世。所幸弗洛拉在这个世界并不孤单，她的家人们给了她莫大的安慰。

她的儿子们：哈克特、吉特森、塞维尔、罗布森和威尔一直都在向我们证明她是一位成功的母亲。”

我瞥了妈妈一眼，因为神父忘记提她了。妈妈一脸讪讪的表情，就跟上次偶然撞到她的前男友与新任妻子在一起时一样，努力装作不在意。

这时，葛莱特神父看到了妈妈，他善意地微笑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尽管她和女儿琳达不常见面，但我知道她心里一直都惦记着琳达，尤其在她去世前的那些日子。”

我觉得有个东西打了下我的脖子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奥伯伦正用牙齿咬下《圣经》的页角，再吐出去。他的家人要么根本没发现，要么视而不见。

“真正使她走出悲痛的是她的孙子孙女。”葛莱特神父继续说道，“祖母与孙辈的感情总是很深的，在康斯戴恩家尤其如此，孩子们也深爱着祖母，你们要牢记，她的灵魂将与你们的心灵、你们的祈祷同在，希望你们会因此而感到宽慰。”

他并没有提到天堂。

“现在请埃尔斯佩斯·康斯戴恩向祖母致辞。”他摘下眼镜微笑着说，“她要朗诵一首自己写的小诗。”

埃尔斯佩斯走向前，落落大方，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。她打开一张纸读道：

## 祖母

每一步，祖母带领我们前行，

每一刻，祖母赋予我们生命。

多么希望她继续为我们引路，

多么感激她过去的悉心教导。

走廊那头，阿米莉亚开始啜泣，她妈妈揽住了她抱在怀里。

“谢谢你，埃尔斯佩斯，很美的诗。”葛莱特神父说。

“埃尔斯佩斯的优美诗句告诉我们，弗洛拉不仅是他们的祖母，更是他们的灵魂导师。弗洛拉已然逝去，我希望能为孩子们尽绵薄之力。正如我主耶稣是指引迷途羔羊的牧羊人，让我来做你们的领路人吧。年轻人选择正确的道路并非易事，但只要你们愿意，我可以随时为你们指引方向。”

弗雷迪转身看了看阿米莉亚，可惜从我当时的位置看不清他的表情。妈妈看看我，冲我扬了扬眉。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似乎这一切都和我毫不相干。

在老妇人的风琴伴奏下我们唱了几首圣歌，一只小狗卧在她旁边的手提袋里，一直随着音乐声汪汪地叫。而我根本不会唱，只好看着歌单，默念着歌词。

仪式结束后，我们吃力地穿过泥泞的墓地，观看棺材入土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棺材，它比我想象得要小。葛莱特神父又念了一段悼词，接着大家排队走过坟墓，每人往棺



材盖儿上撒一把土。地面的土都上冻了，那老妇人就拿一个塑料罐子装满土供我们使用。我抓了一把土，撒到棺材盖儿上。

我们要离开了，葛莱特神父和我们一一握手，还在每个兄弟姐妹耳边咕哝着什么，然后走到我和妈妈面前说道：“欢迎回家，琳达。很抱歉在这样的场合与你见面。”

妈妈难过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点头，而我向他道谢。然后，我们走进停车场。

“啊，琳达。我们要去卢浮屋守夜。”一位舅舅说，“你还记得怎么走吗？”

“应该记得，不过得花点时间想想。”妈妈回答说。

“要不我搭你便车，给你指路？”威尔舅舅说。

“哦，谢谢。”妈妈说，“这样最好了。”

“小心开车。”弗雷迪的爸爸说，“有几段路还结着冰，很滑。”

“你把车停哪儿了？”威尔舅舅问道。

“趟过几个水坑就到了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不是很远。”妈妈说。

我在前面带路，为了避开街道上一排泥泞的水坑，只好沿着路边的雪堆行走。

威尔舅舅不由得笑了：“回到澳大利亚以后，你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。”

“回家后是没有雪了，但妈妈的停车技术一样糟糕。”我回